

王造珊選集

中



文化艺术出版社

王进珊选集

王进珊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目 录

话 剧

双照楼	1
盐的故事	29
柳暗花明	52
日月争光	100
渔樵耕读	215
紫玉钗	298

戏 曲

万花楼(越剧)	380
状元打更(柳琴戏)	467
魔合罗(越剧)	553
王魁负桂英(江苏梆子戏)	627
晴雯(昆剧)	656

话 剧

双 照 楼

人物 陈璧君
丁默村
听差阿贵
褚民谊
咪咪(汪女)
汪精卫
日代表喜多
时间 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十日黄昏
地点 上海愚园路

第一场

景 汪精卫寓所的一间书室，一门通内室，一门通客厅，窗外围墙，

遥隔马路；近内室一边的走廊，有几扇落地长窗，窗户上都有一重帷幕。

室内置两面用的大写字台一张，台上堆着零乱的文件、日报，有一架台灯和电话机。室右是一张茶桌，围着两三张沙发，桌上的瓶花已经枯萎；室左是穿衣镜、衣架和壁灯之类。墙上挂着汪精卫的相片框，另一边挂着汪精卫自书的“双照楼”三字横额。

外边是紧一阵慢一阵的秋风秋雨，傍晚的天色昏沉沉的。

〔陈璧君戴着眼镜，拨着算盘在记账；丁默村沉鸷地坐在沙发上，边抽烟边数钞票。听差阿贵献茶下。

陈 （将算盘重重地一搁，卸下眼镜）默村，你瞧，十月份到今天才过了十天，这边已付出了十五万四千多，还有民谊直接从汪先生手里拿去的不算。

丁 （把钞票装进皮包）这也算不了什么，要是和当初袁世凯办筹安会的开支比起来，也就算不了一个数目了。老袁为了对付宋教仁，一次就是一百几十万，送汪先生去法国就是二十万，还有——

陈 你别说了，现在的情势也不比民国元二年，汪先生又不像老袁想做皇帝，这回不过——

丁 固然，汪先生从前召集扩大会议，也用过几十万，我都知道，我说是，不过这次——

陈 是啰，就是说这次的运动，在汪先生的一生，实在是最后的决定，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在大家的活动费上想有什么克扣，况且——

丁 说老实话，况且这钱也不是汪先生自己掏腰包，就算是汪先生自己拿出来，将来也不怕捞不回本儿，您说是不是！汪夫人，俗语说得好，钱能通神，只要我们肯花，天下事还怕有办不到的！

陈 这话固然不错，不过这一个月来，空气实在太坏，这是你晓得的，六月里汪先生在东京答应近卫的新中央政府，不能在今天双十节成立，阿部内阁的态度就显然两样了，上个月，只领到五十万，这个月恐怕还要困难。而且关于正金银行关税收入款项四千万元的借款也没有消息，假如……

丁 汪夫人，这您不用担心，新中央政府的成立不过是时间问题，我保险在东京方面大多数的意见也非捧汪先生上台不可。据我看，我们目前的工作，主要的还是要加强拥汪亲日运动，一面用金钱收买，一面实行恐怖政策，您瞧这，（拔出一新式左轮手枪示陈）这是最新式的，前天一共买到二百支。（故作狠毒）只要这个，和这个，（以食指拇指作圆圈示金钱）叫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怕东洋人不买账吗？

陈 我看，默村，主要的还是要制造民意，造成全国拥护汪先生的舆论。

丁 舆论当然重要，不过这件事汪先生已经交给佛海他们在办，——说到这方面，……

陈 他们近来到底怎么啦？

丁 听说为了大沪舞场的一个舞女，弄得几个人大吃其醋，连公博也在内，骨子里还不是为了上海市长的问题。——他们近来态度消极的情形，汪先生晓不晓得？

〔靠内室一边，长窗上人影晃动，一男一女，像在调情，又像窥探。

丁 （警觉，拔枪戒备）汪夫人，当心——外边有人！

陈 （凝视片刻）别动，大概是民谊。喂！民谊！

〔褚民谊由走廊上，手里拿着毬子，咪咪张了一眼，缩进去了。

褚 汪夫人，哦！老丁也在这儿。

丁 哦，我说是谁呢，（收枪）原来是褚先生，呃，又是踢毬子。

陈 真是越老越不成器，整天鬼鬼祟祟地和咪咪在一起。

褚 嘻，没有没有，外边下雨，就在走廊上，咪咪要我教她踢两脚。

汪夫人，您别不相信，这是女子最适宜的运动。（把毽子收在衣袋里）汪先生呢？

陈 还在会着客咧！

褚 哦，老丁，说正经话，你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申报、新闻报、中美日报、大美晨报，还有大陆报、字林西报，怎么把“国民政府宣言”、“蒋委员长告国民书”都给登出来？你晓得这个影响很大，尤其是这几天——

陈 我也看过了，是啊，尤其是这几天，日军在湘北吃了败仗，东京方面对我们的信任已经动摇的时候。

丁 据我看，这也无关大局，对于这几家报纸，制裁总要制裁一下，不过主要的是在肃清反汪抗日分子，汪夫人，请放心，我总负责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褚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现汪先生的主张，捧汪先生当大总统。而且——

丁 而且要愈快愈好，是不是？乘这欧洲和战不分的时候，不过我看，所谓主张倒在其次，最要紧的是怎样使大总统早点上台！〔听差阿贵给褚民谊送茶上。

陈 话是不错，怕只怕……（见听差，缩住话头，挥手）喂，进去，进去！

褚 怕只怕，唉，老丁，这里没有外人，你是最明白的，假如——

丁 怎么样，你是说假如日本人不信任汪先生，停止每月的津贴，吞没在正金银行的一万八千多万关税存款，连四千万的借款也不答应，是不是？

褚 我，我无非是杞人之忧。不过，八月间周佛海交给今井武夫带到东京去的“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那六条保障新中央政府成立的基本条件，今天已经十月十号了，可是日本还没有答复。

陈 是啰，刚才我们也说起这个。

褚 我担心的是，假如日本人对我们已经失望，（低声）放弃了捧汪

先生的计划——

丁 (犹疑地)不会吧,我想。

陈 (转念一想)不会,不会。这一层大家倒不必过分悲观。——怪不得外边有人说汪先生是民族失败主义者,他还正在否认;我看你们倒真变做“新政府的失败主义者”了。

褚 嘻嘻,这才叫做青出于蓝,衣钵相传,不愧是汪先生的忠实信徒。

陈 哼,告诉你们吧,这边的要求,除了四千万借款还要磋商以外,东京已经准备全部接受。汪先生早已得到确实的消息了!

丁 (竭力迎合陈意)是嘛,你想吧,唐绍仪已经死了,吴佩孚不肯出山,王克敏、梁鸿志根本不够资格,汪先生最近又当选了我们党的主席,除了汪先生还有谁呢?

陈 是啊,除了汪先生这样的资望,这样的地位,这样的人物,还有谁呢!

褚 这我也都想过了,可是老实说,就是我们这个党并没有几个真正的老党员,更没有一个民众,这个外边不是不知道。譬如说吧,东京看着我们新政府的成立遥遥无期,加之这次湘北军事上的失败,黑矮子一气,气了去把溥仪捧进关来,来个复辟运动的话——

丁 那要什么紧,我们到那时就相机行事,拥护汪先生当内阁总理。

褚 这倒也对。

丁 老褚,根本你要晓得,欧战开始已经一个多月,英美各国正是无暇东顾的时候,日本肯放弃这个机会吗?——(看表)时间不早,听说今天晚上抗日分子或许要游行示威,我去巡查一下。好,汪夫人,我走了,老褚,再见。(走)

[咪咪抱叭儿狗上。]

咪 哦,丁先生吗?

丁 咪咪小姐。(停)

陈 好吧，你快去吧，顶要紧的是倘若有结队游行的事，一定要就地解散！

丁 请放心，我知道——再见。（下）

褚 （拿出毬子，作势欲踢）你会了没有？

咪 （欲接毬子）会了。

褚 试试看！

〔丁急遽上。

丁 （急促地）汪夫人，刚才忘了一句话，今天听到出云舰上的朋友说，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那方面，或者有人要来上海。这边得着消息没有？

陈 （讶异）没有哟！

褚 算了吧，大前天，不，大前天的前一天，西尾在上海，汪先生接连去会了三趟，一次都没有见着个人影儿；我看，咱们也别管什么南京北京吧，倒是多注意些东京的消息，还有点道理。

丁 不过我也是传闻，没有证实……

陈 这么着，你有消息，再打电话来，好啦！

丁 好，我去了。（下）

褚 想起来，东洋鬼真讨厌，又刁又狠，又小气，叫人总是捉摸不定！——咪咪，还是来我们的，会了没有？这左右开弓的解数，在你们女子踢起来最便当。（作踢左右开弓势）

咪 还是到外边去踢吧。（拉褚欲外出）

陈 噯，噯，咪咪总是改不了这孩子气！民谊你是她的父辈，这成什么样子，要是传出去——

褚 （见汪夫人不悦，忽然想起一件事似地）噢，我想起一件事来了，老丁！老丁！（喊着奔出）

〔汪精卫由客厅上，当门与褚冲个满怀，汪跌了出去，褚连忙把他连拖带拉地扶起，陈璧君和咪咪闻声上前，扶汪走进，褚惭愧地立在一旁。

陈 怎么啦？怎么啦？

汪 不要紧,不要紧,民谊,你没有碰痛吗?

褚 没有,没有。

汪 外边还有几位客人,你去招呼招呼吧,我把腰都坐酸了。

褚 是。(溜下)

咪 爸爸,没有跌坏吗?

陈 真没有跌痛哪儿吗?

汪 还好,还好。——刚才默村来谈起什么?

陈 没有谈什么,他说是这几天工作相当紧张,活动费支配完了,还要领一点款子。

汪 你给他没有?

陈 给他了。

汪 多少?

陈 五万。

汪 唔——算起来还算默村的工作有点表现,倒不要在活动费上限制他。他还说什么?关于今天那几家报纸?

陈 他说制裁总要制裁,不过这都无关大局。

汪 这是什么话,这把我们将来的国际地位根本取消了,影响太大啦!

陈 民谊也是这么说。

汪 那么,还说什么无关大局?

[汪烦躁,陈默默整理文件,咪咪在一角弄狗,低低地哼着外国恋歌。

陈 (捡出一叠文件)这是佛海交来的。

汪 (披阅)你看过没有?——啊?

陈 还没有。——什么?

汪 唉,华中空军预备今天全日二十四小时轮流轰炸重庆,……

陈 这计划怎么啦?

汪 (沮丧)又完全失败!

陈 (失望)失败了?

汪 完全失败了。报告上说,华机升空迎击,在川东发生激烈空战,日机不支而退,重庆只发出空袭警报,不到两小时就解除了。所有国庆纪念庆祝节目照常举行,晚间有十万人的提灯游行。——糟!

咪 妈,丁先生刚才不是说,上海今天也有提灯游行,为什么不告诉爸爸?

汪 上海也有提灯游行吗?

陈 (以目视咪咪,咪咪不敢再说)噢,默村是说,恐怕今晚上海的市民要有点举动,他已经出去巡查了。不过今天一天已经平静过去,这晚上料想也不会有什么了,天又在下雨,是不是?咪咪,雨还在下吗?

咪 是的,这会儿雨下得很大。

汪 咪咪,你好好准备准备,等会儿去参加海军俱乐部的跳舞会。

咪 还早咧。

汪 上海也有提灯游行!(继续翻阅文件)“阿部对记者谈话”,你看!(将原件交陈)

陈 (接读)“阿部对朝日新闻记者谈话”,什么?“关于中国新中央政权,一切尚未决定”!什么?“新中央政权,必须为一强而有力,足以负起与日本合作,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政权。”

汪 你瞧,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他,他,把近卫的诺言,平沼的协定,都要推翻吗?他搁着我们的要求不答复,他把我们亲日的一片苦心,也一笔勾销吗?他,他要我汪精卫当把戏耍一下吗?

陈 我奇怪的是这次王克敏的变卦,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 别提那个老混蛋,他怎么回事,他说“先进庙门三天大”,听说外边有我当大总统的呼声,他看不过,想拆台;其实他们新民会的指导部长缪斌早已表示过拥护新中央政权,无奈这个老混蛋到了南京,和梁鸿志一串,就糊涂了。就连温宗尧那家伙,最近也遍处在说“新中央政权事实上无此需要”的话了。

这不气死人，这不气死人！

〔电话铃响。〕

汪（接电话）喂，我是兆铭，哦，柏生吗？什么？高声地说，什么，游行的群众在民国路把默村的汽车包围了？嗯，把默村打伤了！什么？汽车也烧了！现在默村怎么样？嗯，已经进了福民医院。（使劲搁上话机）唉！糟！（颓然坐下，又立起，将桌上的文件翻翻，又抛开，烦躁已极）

陈 我看你的血压又要高起来了，这也不用着急，着急也没用。

咪 妈，我们到福民医院去看看丁先生吧。

汪 现在你们不能去。——怎么办？怎么办？默村是正得用的人！（躁急地在室中打转，搓手）

陈 默村身上有保险马甲，还带着枪，我想他受的伤一定不会很重。

汪 游行，游行，什么游行？简直是暴动啦！——完了，——完了！

陈 精卫，平静点，我们不要灰心，你不是常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汪（兴奋地）对！一不做，二不休，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不能放过；是的，我不灰心，我要忍住这口气，干！不管他留芳百世，遗臭万年，一定要干出一套花样来，好叫这班家伙，这班群众都认识我汪精卫！

咪 像爸爸这样的人，还怕不是留芳百世，名标千古！

汪 嗯。

咪 爸爸不用生气，我做爸爸的女儿多么开心！

汪 唔。

咪（紧接着，用喉音小声轻轻地说）不过，爸爸说遗臭万年的话，（慢）说起来，怪难听的，我不喜欢。（撮起小嘴，顿一顿）那不变做宋朝的秦桧了吗？

汪 胡说！

陈 秦桧有什么比得上你爸爸？你爸爸是中国唯一的政治家。傻

孩子别说傻话啦！——精卫，为今之计，我看还是你跑一趟东京，拜会拜会阿部首相，再和近卫、平沼具体地商议一下，或者带阿咪一同去。

咪 好，爸爸，我跟您去，我去帮您的忙。

汪 不过王克敏硬要把这第七次南北政府联席会议定月内在北京或青岛举行，这次要商议中央政治会议的人选！我也想过，只怕去了东京就赶不上出席。

陈 那么，就叫高宗武和周佛海跑一趟东京？

汪 不成，不成，他们不成。

咪 爸爸，还是您自己去的好。

〔褚民谊上。

汪 再说吧。

褚 日本同盟社记者在外边请汪先生发表谈话。

汪 嗯。（问陈）我叫佛海拟的谈话稿子送来没有？

陈 没有。

汪 佛海这几天怎么没有见面？（问褚）他是不是又在闹什么鬼？

褚 似乎听说他和丁默村冲突得很厉害，我也不大清楚。

陈 不是吧，刚才默村怎么只说公博和佛海有点意见呢？

汪 意见，意见，到了紧急关头，偏偏要闹意见！

褚 同盟社的记者说，假如汪先生没有书面谈话，最好请当面谈一谈，他大概有几个问题，是关于新中央政权的。

汪 新中央政权？唔，你去先替我招待一下，让我想一想。

褚 是。噢，还有，刚才听到重庆的播音节目，先唱的是中国戏曲编刊社主编的“骂汪”鼓词，接着一节是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张主任常务理事的讲演，说今年戏剧节还有一出新戏，名字叫什么《狐群狗党》，说是把我们都搬上了舞台！

汪 把我们？

陈 有我吗？

咪 有我吗？哪里报告的？我去听！

褚 “中央广播电台,XGOA”,在客厅上,在客厅上。

汪 去,快点把那收音机关了!

[褚匆匆下,咪咪怅然。

汪 谈话,谈话,我都谈完了。还有什么谈呢?(搓手徘徊)

陈 你把新中央政府的计划和各院部长人选的标准宣布一下,顺便说到取消双十节,否认辛亥革命,连通电慰问满洲国皇帝的事,也不妨提一提。这样,日本人听到,一定喜欢。

汪 对,根据将来调整日支新关系的意义和善邻友好的原则,我们要宣布取消双十节,另定国庆日。

[汪整衣将去,褚仓皇奔上,迎面相遇,又险些儿冲着,汪退步站定。

褚 不好了!默村给民众打伤了!他现在在福民医院,有人送信来,说伤势不轻!

汪 早晓得了。

[三人相对默然,少顷,褚随汪下,陈忧烦地整理着桌上文件。

咪 妈,外边的消息到底怎么啦?

陈 (翻阅文件)嗯,你不懂的,别罗嗦。——时候不早了,快去打扮,今天海军俱乐部的跳舞会你得好好地打扮打扮,晓得吗?

咪 我不想去,那些日本军官怪讨厌的,跳起舞来搂得死紧!上次——

陈 住嘴。——好孩子,你怎么一点不懂事,你爸爸今年已经是五十七八的人了,刚才不是说过,这次是他最后的机会,现在只要与你爸爸有利益的事,不管什么,我们都得去做,至于跳舞,你妈是老了,谈不到;讨厌又算得什么?日子长了,也就惯了。将来你爸爸还要带你到东京去呢。

咪 那么——

陈 好孩子别糊涂了,等你爸爸当了大总统,你就好当总统小姐,嘿嘿,总统小姐不就等于公主吗?来吧,我来替我们的公主上装!

咪 这回我要带阿花一同去。

陈 噉,怎么带一只狗去参加跳舞会? 快点,我们进去,喊阿贵来扫地。——阿贵!

咪 阿贵,太太喊你扫地。

〔隐约听到群众唱着《除汉奸的歌》,由远而近。

陈 听,什么声音?

〔听差阿贵上。

咪 (移过圆凳,爬上,就窗口外望)游行,游行,提灯游行。

听 哦,太太,是一班学生、工人和做买卖的,结了队伍,提灯游行。太太,您不晓得今天是双十节吗? 不然的话,往年……呃,太太,您等着瞧吧,不一会儿,都要打这儿经过。

陈 (惊急)是吗? 是提灯游行的队伍? 你看着,他们向哪边走?

咪 向这边来了,越来越近了。妈,我们到露台上去看! 听我说是一会儿就要到这儿来的,去看吧,小姐,好看得很!

陈 下来! 下来! 快点去告诉你爸爸,群众要来包围我们的住宅了! 阿贵,快去叫他们关门,关门!

〔听差下,母女慌张,将入客厅,汪精卫由客厅奔入,褚民谊紧紧跟着。

汪 快点,快点,打电话请虹口海军陆战队调队伍来弹压!

褚 (忙拨电话)喂,喂,哪儿? 我是愚园路汪公馆,汪主席公馆,什么? ……

陈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我们的卫队呢! 叫他们开枪哟!

咪 (躲在窗口偷窥)我们的卫兵都爬上了屋,哦,爬上了围墙,听见吗? 他们在骂群众。

汪 完了,完了,我们的卫队太少! ——快,快,快,让我讲话! (奔向电话机)

陈 (颤抖着就窗口外望)不好! 外边抛进一个东西来了! (立即蹲下)

褚 (电话机给了汪,正慌得没有主意,听到这话,下意识地叫了一

声)哎呀!炸弹!(伏)

汪 炸弹吗?

咪 不是,不是,一块砖头,群众在用砖头打卫兵,听着,群众在喊咧!

[群众与卫兵已闹成一片,群众隔墙喊着口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纪念国庆,肃清汉奸!”“打杀日本军阀的走狗汪精卫!”]

汪 (在电话机旁战栗着)不够,不够,一个小队不够。喂,起码一个联队。喂,还要四辆坦克车,用机关枪扫,用坦克车冲,不管他,来冲来杀啊,抗日分子暴动啦!……

咪 卫兵在用水龙射水了,好玩哟,老褚,你来看!

褚 (慢慢爬起,就窗口张望)好啊,来看,不要紧了。(群众狂呼“打倒卖国汉奸汪精卫!”“肃清汪精卫的狐群狗党!”愈喊愈激烈)

陈 水龙不行,叫他们开枪,开枪哟!

汪 开枪,开枪!为什么还不开枪?!

褚 (高声向外)卫队听着,开枪!开枪!对群众开枪!汪主席叫你们开枪啊!

[卫队开枪,群众怒吼。

汪 快点把灯灭了!——听,好了,陆战队的坦克车来了!

[陈关灯,汪、褚外望,隔墙火炬照耀。

[群众有爬上墙头的,在和卫队格斗。忽发现汪等,便嚷道:“汪精卫就在这间房子里,把炸弹扔进去,把炸弹扔进去!”外边响应着,“打杀汪精卫!”“中华民国万岁!”]

汪 (失声)哎呀!炸弹!炸弹来了!(慌张躲避)

褚 炸弹,炸弹,真的炸弹!(连爬带跌,逃向屋角)

陈 伏下,伏下,大家伏下!(拖着咪咪向室内急奔)

咪 (惊极惨叫)啊!

[轰然一声,炸弹在窗外爆炸,火花飞进,烟雾弥漫,屋外马路

上机枪与坦克车声齐作，群众奔溃呼号。

〔暗转。〕

第二场

景 与第一场同。围墙一面的窗户已被炸毁，隔窗可以看到倒塌的围墙，围墙缺口隐约地有日兵披着雨衣，守着机关枪座。室内桌椅零乱，满布灰尘，相片框已震落，遍地断砖残瓦，灯光不明，阴惨惨的。雨还在下着。陈璧君领着听差在打扫，她拾掇桌椅，听差扫地。

听 好危险啊！幸亏是落在窗子外边，太太，不然的话——

陈 危险也算不了什么，主席遇的危险可多了。

听 可不是，幸亏落在外边，不然的话，太太——

陈 你快些打扫吧，瞧，这里还有一块砖头，哦，这里又是碎瓦！

听 是，太太，只有一个炸弹吗？好凶啊！

陈 嗯。

听 幸亏只有一个炸弹，不然的话——

陈 别把灰土扬起来了，轻点吧！

听 是，是，太太，不然的话——是啊，太太，那时候我正在厨房里，只听得“轰”的一声，不，是“哗拉”一响——

陈 别废话啦，快点，快点！

听 是，太太，我只听得“哗拉”一响，仿佛天塌下来了，又好像谁在我的脑袋上这么使劲地捶了一下，耳朵里嗡地一声，两只眼睛前面全都发了黑，只看见金星子乱飞乱蹦。

陈 把主席这架相框子捡起来，还挂在原来的地方。

听 是，太太，我眼睛里只看见金星子乱飞乱蹦。——太太，玻璃碎了，还挂吗？

陈 那么就搁在一边吧。（电话铃响）扫了地你就去看看炉子上的参汤炖好了没有，要是好了，就请小姐端进去。